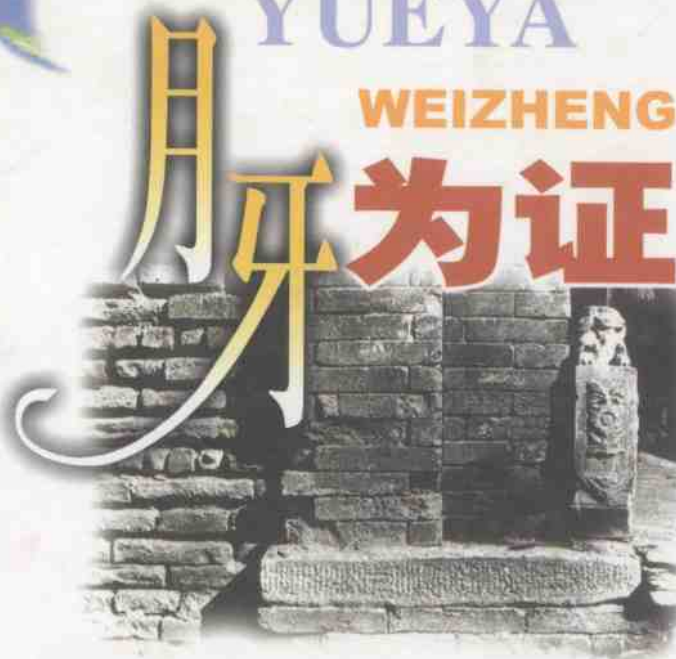


I25
783



YUEYA

WEIZHENG



傅炯业 / 著

残缺
未必不美
有
月牙为证

.....

武汉出版社

YUEYA
WEIZHENG

月
牙
为
证

傅炯业 /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牙为证/傅炯业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6

ISBN 7-5430-2841-7

I. 月… II. 傅…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5019 号

书 名:月牙为证

著 者:傅炯业

责任编辑:吴 涛

封面设计:吴 涛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武汉市洪山区明伦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215 千字 插 页:8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6000 册

ISBN 7-5430-2841-7/I·410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王先霏

这是一本如实叙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集，这是一部浸润诚挚浓烈情感的无韵诗篇。它倾心赞颂的主人公们，是生理上的弱者，又是精神上的强者。生理上的畸弱，无论是先天衍生还是后天疾障，都可归于冥冥中无法抗拒的残酷；精神上的坚韧顽强，则源于高尚的心灵，源于在逆境中用泪和血浇灌培育出来的美好品格。

书名“月牙为证”，月牙儿是极好的象征，她很圆，有明显的残缺，但这残缺丝毫无损于她的皎洁，无碍于她不停歇地经行周天，无法阻止她毫无保留地向人间撒播清辉。满月朗照，固然使人们感到平和、安详与幸福，弯月苍白、朦胧、羞怯的光，却含有更多的亲切和慈爱，使人既生怜惜，更怀敬畏。每一个四肢五官健全的读者，当我们看到书中那些残疾人在艺术、学术、政务以及家务等等各个方面非凡的努力、可贵的劳绩，不觉得自己平日的烦恼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吗，

不觉得自己对本人、对他人、对社会的付出都太少太少吗！古人说，好的文学有警贪立懦之功，《月牙为证》将会清洗我们的心田，激发我们向善的意愿，磨砺我们奋进的毅力。滚滚红尘中，《月牙为证》只不过是野地里不起眼的一枝小花，她的最可珍贵之处就是她的真，我相信，一切葆有纯洁良知的心弦，将因她而颤动，发生深深的共鸣。

本书作者傅炯业先生，先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为一名官员，我多次见到他，几乎都是在会场上，他从不曾摆出为师为长的模样，每次他都是跑前跑后、攀高落低地拍照，好像是一个普通的会务工作人员，其实，他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是客人。摄影和文学写作之于他，不是一种职业，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爱好，是人生追求。从这本书，我触到他血的炽热；同时，本书使我重温文学的原初本体——这本书里充溢着对人的爱，对生命的爱，对文学的爱，这三者在傅炯业先生是融合为一了。从审美角度看，本书少了些藻饰，写作技巧也不无可以疵议商酌之处。然而，她的天然去雕凿的朴素之美，却是我们许多人难以企及的；在书摊、影碟、荧屏泛滥的煽情矫揉之作让人腻味之后，这种清纯之美尤为动人。我愿意向读者竭诚推荐这本书，愿我们所有的弯月和满月普放光明，愿我们的世界充满纯洁的爱。

2002年3月23日于武昌桂子山

序

王先霈

第一辑 月牙为证

站起来，走向世界/1

一位无手摄影家的人生轨迹/14

月牙为证/25

哑女宋咏/50

从厄运中走过来的强者/58

命运/68

放飞生命的绿风筝/79

脚趾绘出春秋图/101

厄运后的耕耘者/111

路漫漫其修远兮/122

第二辑 情爱之旅

一个真实的故事/136

让我做你夜行的航标灯/150

凄美情缘/163

目 录

第三辑 善者善哉

把聋哑人带入美的世界/175

画之缘/182

善者善哉/189

水乡水韵入梦来/212

第四辑 岁月如歌

风雨人生/220

往事如昨/255

海清路/265

跋/ 277

董宏猷

附： 散文选附 第二辑

情系弱势群体 讴歌自强精神/282 黄中柱

作者赘语/291

曲 歌



站起来，走向世界

编剧 章永一

一个伤残女子的悲欢曲

序 曲

像许许多多家庭一样，这个三口之家也有全家人视为珍宝的影集。影集中大部分是女主人公不同年龄、不同时期的倩影，从童年到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到与他交往、结合，到她生命价值令人瞩目的升华……

我把目光落到她穿一身白色运动员礼服的照片上。运动服左上方缀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背景是日本美丽的海湾城市神户的中心体育馆。

她的头发有一绺被海风吹起，九月的阳光落在她容光焕发的脸上，勾勒出一圈美的曲线。小小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胜利者的微笑。这是一九八九年她作为中国伤残人运动员参加在日本神户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及南太平洋伤残人体育运动会时一位记者为她拍摄的照片。正是那次运动会上，她和自己的队友一起夺得了女子乒乓球团体赛的桂冠；之后，她又力克群雄，登上了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的宝座。很难想象，这个早已失去一条腿的中国女子，竟然在生命史上写下如此光彩夺目的华章。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收音机里传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的思绪进入音乐的氛围。必须细细品味这位苗条而端庄的奇女子的人生——我这样想，合上影集。

第一乐章 憧憬

1952年10月13日，已经有一男二女三个孩子的武昌区粮食局干部程鹏的妻子生下第三位千金。在那个鼓励当“英雄妈妈”的年代，生下女娃也是喜事，尤其是那个曾经戎马半辈子、在解

放战争中起义投向人民的父亲，在细细欣赏四姑娘那嫩嫩的小脸、清秀的眉目、红红的小嘴唇儿以后，似乎看到了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遂给这个孩子取了个美玉的名字“瑜”，寄托着瑕不掩瑜的期待。

襁褓，学步，奔跑，跳跃，书声，歌声，红旗，绿野，露营，野餐……程瑜象一株倍受关怀的小苗，端正而茁壮地成长着。她聪慧，身体素质好，兴趣广泛，读小学四年级时便是学校学习与文体方面的尖子。那年头，徐寅生对中国乒乓球女队的具有哲学意义的讲话在全国广为宣传，乒乓热波及城乡，爱体育的程瑜经常缠着哥哥教打乒乓球，至于球台，就是她家里的那块门板。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她参加了校乒乓球队。她在打乒乓球方面的灵与巧被省体校一位教练所赏识，这位教练破格吸收她为湖北省体校的学员。

每天，她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每天，她都想放开嗓门唱那支少先队员喜欢唱的歌：“我们的生活，多么的幸福，我们的学习，多么快活……”

她太年轻了。她的憧憬纯洁得像朝霞中闪烁的晶莹剔透的露珠。她怎么也不曾料到，如同平静的大海的中国社会竟在一九六六年那个初夏卷起了一场狂潮。

那年，她刚刚小学毕业，刚刚进入初中，那总舍不得摘下的红领巾还戴在脖子上，在选举少先队中队委的会上有很多伙伴投她的票。此时，一个和她一般大的女孩子高高地举起了手，要求发言，辅导员应允了。小姑娘气呼呼地说：“你们为什么要选程瑜？你们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你们知不知道程瑜的爸爸是伪军官？”

像一枚炸弹，把一个个稚嫩的灵魂炸懵了。

过了不久，“大串联”的洪流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打起背包离开课堂。他们充塞于南来北往的火车、汽车、轮船，像朝圣者、探险家一样，抱着虔诚的信仰与追求，行进于中国广袤大地。程瑜的父母都不同意女儿去反自己的校长、老师，也不同意她去搞什么“串联”，可惜程瑜的大脑没有她父母那么多沟回，她想得很简单：同学们能干的我也能干，我并不缺胳膊少腿。可惜，她的同辈人的“揭发”像给她全身投了一股瘴气，她孤独了，在“大串联”的小分队里，没有人愿意与她多说话，更没有人愿意和她共一床被子。有一天，她真的哭了起来：“我想妈妈，我要回家……”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虽然社会上斗争狂浪汹涌，虽然人人必须牢记阶级路线，但任何人的孤独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孤独。程瑜也有自己的好朋友，那个响当当的“红五类”管见就是她的至交。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政治气候下，管见很想去参军，她唯一的难以分开的伙伴便是程瑜。有一天管见对程瑜说：“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黄埔路兵站正在招兵，听说还招女兵，我们一块儿去报名吧，将来穿上绿军装那才叫神气哩！”

程瑜的眼睛亮了，她似乎看到军营在向她招手。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决心凭自己的运气、能力和好友一起去闯一闯世界。

第二章 厄运

1968年春天，燕子已经飞来，杨柳枝儿已经泛绿，桃花的骨朵已经绽开了羞得发红的笑脸。

3月18日，早晨的阳光还是蛮好蛮好的，风柔和极了，一点也不刺骨。兴奋得脸上发红的管见从汉口赶到武昌，悄悄出现在

程瑜家里。程瑜对妈妈说：“妈，我和管见过江有点事，下午回来。”管见是程家的常客，妈很平静：“莫在外面贪玩，早点回来。”

两个女孩像燕子似的飞离了巢。管见的妈在武昌一家医院工作，知道女儿的心思，为了照应女儿报名参军，又加上自己有点病，便请假提前下班。管见妈是骑自行车到江边的，与乘车的两个女孩在船上相遇。

船开了，犁开层层雪浪，白色的江鸥上下翻飞。望着一江春水，程瑜的心潮也像江水似的翻腾。离汉口越来越近了，武汉关的大钟清晰可见。程瑜家住武昌，一次也没有听过武汉关钟楼的乐曲，今天，她怎么也要听一听悦耳的《东方红》。下船了，此时离十一点钟还有二十多分钟，程瑜建议十一点再走。管见妈说：“那我先走了。”管见说：“妈，你身体不好，你搭车，把自行车交给我。”

两只“小燕子”在武汉关前骑车、说笑，等待。

《东方红》乐曲终于敲响，每击一下都余音袅袅。“好美，太美了。”第一次听这音乐的程瑜脱口而出。

车轮不停转动，终于来到了三阳路，坐在车后的程瑜已经望见了管见家的窗户，她心想，转个弯就到了。就在这时，一辆电车急驰而来，程瑜说：“管见，后面来了电车！”此时自行车正在下滑，正待转弯，管见说了声“不要慌”，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完，程瑜眼前突然一黑……

蔚蓝的天空陡然被乌云遮住，几点稀疏的雨从天空落了下来。

当程瑜睁开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腿部的剧烈疼痛；第二个感觉是眼前围了好多人，有人在指挥电车往后倒；第三个感觉是雨点落在脸上的冰凉。不一会儿，她被伸过来的好几双手抬进电车之内，有两位解放军战士很内行地用绳子捆扎程瑜的大腿。

又过了一会儿，她被抬上由众人拦下的卡车上。卡车送她进入了附近的一家军医院。

1968年，是中国的众多“反动学术权威”被扫地出门的年代，部队医院也不例外，为程瑜治疗的是一些很年轻的军医。经过检查，程瑜的伤是双腿被严重碾伤，所幸骨头没有断。军医们为程瑜做了创伤缝合手术。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外科中的小手术。

管见一直陪伴着程瑜，内疚折磨着这个女孩的心。她真想痛哭一场，用泪水冲去自己的过失，让好友奇迹般地康复如前。窗外，雨越下越大，管见的泪珠儿也从她那乌黑的眸子里滴落下来。

手术做完了，军医催促转院。好在管妈妈也是医生，程瑜又一次躺在大卡车上，被送进了管见妈妈所在的那家医院。

把程瑜住院的手续办完后，管见才来到程瑜的家。“阿姨，请您家出来一下。”她对程妈妈说。她脸上的“阴天”已显示着某种不幸。当程妈妈得知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被电车压伤的消息后，两眼一花竟昏过去了。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到了医院，沉默了两天的程瑜再也关不住感情的闸门，她撕肝裂肺地痛哭起来，哭得好伤心，好伤心，哭得浑身抖动。姐姐用双手按住程瑜动弹的腿，不住地说：“好妹妹，你要坚强些，会好的，会好的。”

第三乐章 抗争

程瑜住了一个月的医院，草率的缝合术造成的恶果很快便显露出来：受伤部位的大面积皮肤发黑、坏死，不得不植皮。于是，好部位的皮肤被挖到皮肤坏死的地方。为了防止细菌感染必须经常换药，换一次药就像经历一次酷刑。有位吴医生问程瑜的姐姐，

病人有什么爱好。姐姐说，妹妹的兴趣非常广泛，打乒乓球，唱歌，弹秦琴，画画。医生说，把她喜欢的秦琴送到医院。

也许这是不符合医院规矩的办法。在医生看来，允许第五床的病人弹自己心爱的秦琴是精神治疗之法。之后，每当琴声响起，病友们就知道这是第五床病人在换药；当琴声乱了节奏，就说明病人疼痛难忍。

7月，管见如愿以偿参军去了。8月，程瑜拄着双拐离开医院。

她并没有痊愈，不能上学。校方同意她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毕业考试，希望她政治活动不要缺席。“九大”召开的消息是晚上公布的。这是当时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程瑜拄着双拐来到学校庆“九大”。庆祝活动延续到翌日清晨二点。同学们各自回家。她拄着双拐独自回家，那节奏缓慢的双拐落地声在宁静的大街上显得格外清晰而忧伤。

她的毕业考试成绩居班上前五名，按规定可以升高中，但是有人激烈反对：“她只能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果不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便不能升高中。”其实，她并不害怕下乡，她的姐姐不是到新疆建设兵团去了么？她和她父母所担心的是她那会增加他人负担的腿。居委会的婆婆妈妈们说：她是病残生，怎么能下乡，就留在居委会给我们这些“睁眼瞎”帮个忙吧。

别看居委会的头头们年纪大，缺文化，她们的慈爱之心和说服能力甚至能超过有文化的大干部，对前途失去信心几番欲离去的程瑜在宽厚慈爱的氛围中变得开朗多了。她开始学着丢掉拐杖走路。1971年，十九岁的程瑜被街道推荐到武汉汽门厂当了工人。

这是一个对伤残青年没有歧视的温暖集体。厂领导见这个行走不便的女青年有绘画功底，字也写得好，便安排她到技术科当描图员。考虑到跑月票有困难，又在住房很紧张的情况下给她在

厂里安排住处。程瑜认真工作，技术科的同志都很喜欢她。她所苦恼的还是不争气的腿。由于手术不甚成功，她的脚踝变形，皮肤失去弹性，而且腿部皮肤经常感染。进厂头两年大约半年发病一次，病时就是腿部溃烂、流脓，并伴随着全身性高烧。第三年，这样的发病大约两个月一次。到第四年，几天就要发一次。身体素质日益下降。医生断言，病况严重的左腿再不截肢，很可能转为败血症而危及生命。

有一天，程瑜听人说上海医术高明，可能重新整形治疗。她只身一人找到上海人民医院一位骨科大夫，希望进行整形手术。大夫检查程瑜的腿后痛心地说：“你这腿成了感染体，任何手术都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只要带上一一点菌，就会导致皮肤溃烂，整形也就没有成功的希望。按目前的医学水平，截肢为上策。”

医生的一席话使她快快不乐地离开了上海。对她来说，上海之行的唯一结果是让她痛下决心：截肢。她住进了武汉的一家医院，准备截肢，手术方案是左腿腓骨下处截肢，考虑到皮肤坏死，截肢部位可能比较高，在住进这家医院之前，程瑜已看了许多关于截肢的书，她坚持要求至少留十四公分下肢，以便于装假肢，否则，不在手术单上签字。她的固执使好几位医生不痛快。这事惊动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林医生，他提出了用其它部位的好皮肤代替坏皮肤，让下肢尽可能保留十四公分的主张。

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手术，也是一次令人欣慰的手术。

当伤口愈合之后，程瑜迫不及待地想站起来走路。为了使残肢尽快适应未来的假肢，她有意识地用木头在残肢上磨。假肢装上了，她以为自己的残肢已经能承受假肢的摩擦，不顾一切地迈步。可惜，收口不久的皮肉还太嫩，很快就磨破了，流血流脓，一两个月不能愈合。面对这新打击，她伤心得几乎每天以泪洗面。

同志们安慰她，鼓励她。母亲请来一位现身说法的“教员”。这是一位装假肢生活多年的中年妇女，在火车站当售票员，已生儿育女过着和睦的家庭生活。这位“教员”讲了自己的遭遇、痛苦、奋斗，还介绍了装假肢应该注意的事项。

三个月后，磨破的伤口终于长好了，程瑜开始以那位“教员”为榜样，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实现重新走路的愿望。

第四乐章 召唤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闯进了程瑜的生活。

他名叫龚平，是教授的独生儿子，在武汉汽门厂当钳工。厂里搞革新，常要把设想变成精确的设计图纸。龚平虽然是工人，却有教授的遗传基因，聪明，能干。由于他也是技术革新组的成员，理所当然地成了车间与技术科之间来回跑动的“梭子”，也理所当然地与描图员程瑜有了接触。开始，他对程瑜的感情仅仅是同情与敬重。久而久之，程瑜的音容笑貌竟像感了光的相纸，一放进小伙子大脑的“显影液”中就清晰地显示出来，抹也抹不掉，赶也赶不走。

男人一旦有了那意思，眼光就像着了火似的，一个怀春的女子见了，心里就像有只小鹿在撞。她明显地意识到一种召唤，一个伤残女子曾经失之交臂的爱情的召唤。可是，她又不能不冷静地正视自己，年龄偏大，身有残疾，一个年轻英俊的教授之子怎么会和自己结秦晋之好呢？

人的感情真是怪物，她越是回避，越是像个姐姐似的好言开导，越是适得其反，厂里一帮欠酒喝的弟兄更是把两只鸳鸯往一个池塘中赶。程瑜早已不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小姑娘，人生旅途

中的不幸赋予她更多的思与虑。虽然她期待爱情期待了很久，却又面对召唤而踟躇。她担心什么呢？她担心社会习惯势力的阻梗，她害怕龚平会变成他日的“不公平”。

“我永远不变心，一定要让你幸福。”这是他的话。这话说了好多遍，说得情意绵绵又斩钉截铁。

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冰心终于融化。此时，程瑜已进入“而立”之年。

这年，一位曾经在体校踢过足球的青年风风火火来到汽门厂，找到正在描图的程瑜，向她报告了一件“体育新闻”：全国残联将于1983年在天津举办伤残人体育邀请赛，湖北省已接到邀请，省体委正在“招兵买马”，不知体校的老同学能否一试。

这分明是又一种召唤，实现人生价值的召唤。可是，她又一次顾虑重重。她怎么能没有顾虑呢？她还没有结婚，假肢的帮助使她给人以健全的印象，一旦参加伤残人运动会不是让秘密公开了么？再说她久坐于描图室，她的身体能顶得住运动场上的拼搏之苦么？

她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龚平。喜欢玩篮球的龚平好像特别激动：“把一切顾虑丢到脑后吧，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在龚平的陪同下，程瑜到体委报了名，不久便投入赛前训练。除了游泳一项感到难为情外，铅球、跳远、乒乓球她都练。两天后，她腰酸腿痛关节肿。她真想一头倒在床上再也不起来。这天下午，教练开会走了，严厉的监督有所松懈。程瑜悄悄离开了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搭乘公共汽车回到了汽门厂。

她见到了龚平，疲惫与颓丧使她眼神贮满了忧郁。听了程瑜回厂的理由后，龚平第一次表现出很不满意：“我一向认为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打退堂鼓？你知不知道全厂同志